

## 發言稿

# 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對客家觀光產業的影響

邱星巖

老寮青年旅舍

## 一、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中的觀光

我正在經營一間青年旅社——老寮 Hostel，算是在經營觀光業。關於這樣的觀光產業面對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（以下簡稱「服貿」）的可能衝擊，以下是幾點心得，跟各位報告與分享。

首先，就條例來說，「服貿」與觀光有關的主要有兩點：第一，允許中國大陸服務提供者在台灣以獨資、合資、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，提供旅行社及旅遊服務。第二，中國大陸服務提供者在台灣設立商業據點以三家為限，經營範圍限居住在台灣之自然人之境內旅遊。

這些條例表面上看起來是讓利，只能夠經營台灣人的生意，而無法擴及廣大的中國大陸商機。根據觀光局的說法，「服貿」通過之後，對觀光業更有正面效益，因為台灣的旅館業素質高，一方面可以拓展中國大陸市場，另一方面則可以吸收中國大陸資，提升台灣本地旅館的數量跟品質。更進一步，當遊客的基數成長之後，可以吸引更多精品旅館的開設，形成正向循環。至於負面影響，觀光局認為，條例中只開放觀光旅館，旅行社以及交通業沒有開放，所以不會形成上中下游全包的一條龍。然而這個說法已經由江宜樺院長親自打一巴掌，根據中央社的報

導，江院長在今年 6 月 30 日即指出，「將研擬作法改善一條龍陸資壟斷式經營問題」。

## 二、治理失能：「隱形一條龍」的存在

觀光業可能面臨的實際問題在「假自由，真跟團」。目前陸客來台的年度人數，自由行為 4,000 人，團體客為 8,000；明年度（2015）將調整為自由行 5,000 人，團體客 4,000 人。政府的基本趨勢是降低團體客的數量，提昇自由行的人數。依照比例計算更是驚人，自由行與團體客的人數比，將從 1：2 調整為 5：4，換言之，自由行數量將會提高 2.5 倍。政策的走向很明顯，卻令人擔憂，因為「自由行」顧名思義就是自由移動，基本上無從得知去向，表面上看起來是散客，但其實很多人在中國已經規劃好了特定的消費路線與住宿地點，這就是隱形的一條龍、「假自由，真跟團」的真面目。

以上主要是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張育詮老師的看法，我認為相當有道理。他發現，隱形的一條龍是進行式，許多陸客跳過旅行社，直接找遊覽車公司，住宿則選擇民宿，這樣就不受定型化契約的規範。這種違法情事，2013 年至今取締 8 件，大部分都還在審理中，雖然內政部研擬提高罰則至停權一年，但是仍然沒有解決遊覽車接客的問題。可見管制本身非常鬆散且沒有效率。

在眼前治理失能的狀態下，如果再加以「服貿」通過，將會完成一條龍的整合。根據《發展觀光條例》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：「旅行業：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，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、食宿、領隊人員、代購代售交通客票、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」。

「服貿」通過之後，中國人取得合法來台設立旅行社之依據，得正式安排所有旅遊交通食宿。雖然表面上只能接受台灣顧客，但在實際運作中，在治理失能的情況下，根本無法預防違規接待陸客。台灣政府管制失靈層出不窮，之前美國牛號稱三管五卡，出事之後只見衛生署與農委會互踢皮球。因此，妄想開放之後的管制是天方夜譚，我們只能境外封鎖，防患未然。

### 三、陸客來臺的在地衝擊

眼前陸客來台已經對台灣產生衝擊了，以下舉幾個例子。首先，我們來看紅珊瑚。這幾年紅珊瑚突然成為台東的特產，連宜蘭都開始販賣，是陸客來台必買的禮品。這種怪異的想像不斷蔓延，甚至衝擊到生態環境。漁業署在今年 2 月 17 號宣佈放寬對於珊瑚漁船的管制，美其名總量管制，其實是開放捕撈數量。原本珊瑚礁是往逐步禁止的方向前進，現在政策卻走相反方向，稀缺的海洋資源正遭受破壞。其他還有花蓮玉石、台南古宅等，都受到陸客消費力的衝擊。賺錢之外，我們還必須想想損失了什麼。「服貿」開放之後，只會更慘，連錢都賺不到，因為產業鍊已經完全整合。同樣，以農產零售業來說，開放設立之後，中資只要進中國農產品即可，相對高價的台灣農產品將沒有上架機會。品質相對好的被迫離開市場，這是不折不扣的惡性競爭，將引發最糟的市場機制。

## 四、缺乏主體性的客家庄

而這些已經發生、正在發生的憾事，與客家庄有何關聯呢？我認為這與客庄所處的歷史階段有關。以我熟悉的桃竹苗客庄來說，北埔、內灣、南庄等地算是觀光產業的二級戰區，這並不是偶然。我認為跟2000年後，台灣走向社區營造、週休二日、休閒農業等特定條件有關，這些是必要條件。而我認為，邊陲性則是充分條件，這些客家庄毫無例外處於山林邊陲，都是過去的拓墾前線，天然資源豐富，長期以來受到國家的宰制。

以我的故鄉南庄為例，從清領末期的樟腦開發、戰後的煤礦，都受到國家的監控，成為政治上壟斷尋租的空間。在國家強力的主導下，地方自主性相當低，很容易被植入外界的想像。不同時代的不同想像披上了這片山林。現在南庄最有名的是桂花，但在2003年時《天下》雜誌幫南庄出了一份專刊，標題寫的卻是「從番地到咖啡之鄉」，只因為南庄有很多的景觀咖啡。從咖啡到桂花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邊陲地帶主體性的缺乏，將導致地方容易被塗寫、裝扮，像是一塊可以被任意覆寫的白板，這正是這些客庄所面臨的嚴峻問題。

就目前的情況而言，這種奇異想像帶來的觀光人潮並不持久。說白一點，均質化的老街觀光只能騙人一次。南庄的觀光人數正在下降，跟全盛時期比已經掉了三、四成，對社造工作者或是返鄉青年，這是復振地方性的機會。奇異想像的強度降低，我們就有機會突圍。

## 五、代結語：新興嘗試——青年旅社

目前我們的作法是做青年旅舍。初衷在於：如何在新自由主義下原

子化、個人式的人觀，重新去經營社群連帶？講社區營造太沈重，聽起來必須要有承諾與責任。相對地，打工換宿則是高度的自我實現，用自己的專業或是勞力換取食宿。明明做的事情是一樣的，都是幫社區彩繪、製作明信片、文化地圖、紀錄片等，一旦用了換宿的名義，年輕人就蜂擁而來。當我們容納不下後，就嘗試與鄰近地區的農友、藝術家或是文史工作者合作，目前已經形成一個交換網絡，未來我們還想推動換宿護照。

我覺得，這就是屬於青年的時代特色。來換宿的人、參與太陽花運動的人、到澳洲打工的人，我認為是同一票人，擁有這個世代的苦悶。我們沒有出路，然後想要找尋某種歸屬跟認同，可是不知道要從何做起。我們在「農村需要年輕人，年輕人也需要農村」的現象中，剛好可以扮演中介的角色，重新將腦力與勞動力導引回農村，讓農村發生更多可能。

然而，我們的努力可能在「服貿」通過之後毀於一旦。衰弱的奇異想像將得到資源灌注，淹沒我們努力保存的地方性。這是我認為「服貿」將對客庄產生的最大衝擊，在這個歷史時刻，消滅客庄地方性重生的契機，地方的生活感又將完全斷裂。所以我反對「服貿」，臺灣應該要走自己的路。

